

生活
创作
时代
灵魂



丁玲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



丁玲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

丁 玲

责任编辑：黄起衰

装帧设计：曾东凡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7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148,000 印张：9 印数：10,001—30,200

统一书号：10109·1403 定价：0.75元（简装）0.98元（精装）

目 录

诗人应该歌颂您	(1)
鲁迅先生于我	(4)
悼念茅盾同志	(26)
也频与革命	(30)
胡也频	(35)
韦护精神	(47)
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	(50)
附：一点补正	(58)
为发表左联盟员张眺同志给我的三封信 而写的附记	(59)
元帅呵，我想念您！	(61)
沉痛地告别过去 勇敢地面向未来	(67)
北京	(71)
我所希望于文艺批评的	(76)

恋爱与文艺创作	(79)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85)
生活、创作、时代灵魂	(89)
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	(108)
谈谈文艺创作	(114)
随谈	(126)
文学创作的准备	(137)
谈自己的创作	(167)
答外国驻京记者问	(183)
写给女青年作者	(187)
写给香港的读者	(193)
给孙犁同志的信	(196)
附：孙犁同志的复信	(200)
给柯蓝同志的信	(203)
一首爱国主义的赞歌	(208)
我也在望截流	(218)
赞《陈毅市长》	(223)
为白刃同志短篇集写几句话	(230)
《萝北半月》序	(236)
《西江月》序	(242)

《小船,小船》序	(245)
----------------	-------

我母亲的生平	(247)
--------------	-------

我的中学生活的片断	(263)
-----------------	-------

我的自传	(278)
------------	-------

——献给魂中的朱庆龄同志

您见过春天，见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唯有您对
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
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莲，描绘它的洁白无瑕，但白莲要经受
的蛟龙，晶莹。

您喜您的静寂，走在您的面前，却停步不敢向前，
只能摇头叹息。

您因您静寂的小书，也不敢敲您的大门，只能默默
地读，暗地诅咒。

您背后站着亿万爱您的人民，
您背后站着中国共产党。

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谁也不敢动您一寸一分！
您和您的人民，永远在一起。

诗人应该歌颂您

——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

迫害您的豺狼，走在您的面前，却停步不敢向前，只能缩头夹尾。

妄图侮辱您的小丑，也不敢敲您的大门，只能卷旗息鼓，暗地诅咒。

您背后站着亿万爱您的人民，

您背后站着中国共产党。

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谁也不敢动您一毫一分！

篡权者夺走了革命的胜利果实的时候，您站了出来，怒斥叛徒。您的文章，全世界，争相传颂。

当反共逆流泛滥成灾的时候，您又站在人民一边，泾渭分明，您维护真理，鄙弃亲情。

然而您手无寸铁，无权、无钱，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您是一个伟大的，坚贞的，圣洁的女性，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您的笔虽然纤细，可是力敌千军。

您的声音虽是吴侬细语，但锋利如剑，响彻环宇。

有的英雄，勒马挥刀，叱咤风云；

有的英雄，豪情满怀，才华横溢。

有的能言善辩，八面玲珑；

有的拉帮结派，拍马吹牛。

只有您，幽静细致，一派斯文，温柔中显露刚强，

平稳中突出智慧。

有人说上帝造人，但上帝能造出您这样美丽的灵魂

吗？

您刚刚走出校门，就站在中国伟大的先驱者的身边，

您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您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

帜，战斗不歇。

开国以来，您荣居高位，却从不骄矜，您始终虚怀若谷，文质彬彬。

您随着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您是左翼的辩护士。我们老早就把您当着尊敬的同志。

今天，在您的病榻边，党接收您为一个正式党员。

您实践了几十年的宿愿，党也欢迎您这样的党员。

我们鼓掌，我们激动，我们频频呼唤：欢迎您，宋庆龄同志！庆龄同志，我们欢迎您！

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把您歌颂？未来还长，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异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我们共产党员，善良的人民，优秀的诗人、作家，天真的儿童，都为您虔诚祝福，祈愿您远离病魔，恢复健康，永远长寿！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

（原载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鲁迅先生于我

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因为我不喜欢当时书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范本，不喜欢抄书，我的作文经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长常在我的作文后边写很长的批语，为同学们所羡慕，但我对作文仍是没有多大兴趣。我在课外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是所谓“闲书”的。大人们自己也喜欢看，就是不准我们看。我母亲则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课做好就成。自然，谁也没有把这些“闲书”视为文学，还会有一点点用处的。

周南女校这时有些新风。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

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都应该翻个格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对我印象很深。我对我出身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他们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但因为年龄小，学识有限，另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才容易为我喜欢。那时我曾当作儿歌背诵，至今还能记忆的有什么：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后来人一天天长大，接触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选择。一九二一

年，湖南有了文化书社。我从那里买到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我整天价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也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

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对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末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时期，仍只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有所感受，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促人猛省。我还读到其它一些亡国之后的国家的一些作品，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我也读了文学研究会耿济之翻译的一些俄国小说。我那时偏于喜欢厚重的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活尸》、《复活》等，都能有所领会。这些作品便日复一日地来在我眼下，塞满我的脑子，使我原来追求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我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我好象悟到一些问题，但仍是理解不深，还是朦朦胧胧，好象一张吸墨纸，把各种颜色的墨水都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无興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

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一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啊，原来我身上压得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读这些书是得不到快乐的。我总感到呼吸局促，心里象堵着一堆什么，然而却又感到有所慰藉。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难道我们中华儿女能无视这个有毒的社会来侵袭人，迫害人，吞吃人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我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唯一安慰我的人。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我从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一

间公寓里。我投考美术学校没有考上，便到一个画家办的私人画室里每天素描瓶瓶罐罐、委娜斯的半身石膏像和老头像。开始还有左恭同志，两个人一道；几次以后，他不去了，只我一个人。这个画家姓什名谁，我早忘了；只记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间打通成一大间，布置成一个画室，摆六、七个画架，陈设着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瓶瓶罐罐，还有五六个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像，还有瓶花，这都是为学生准备的。学生不多，在不同的时间来。我去过十几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学生每月交两元学费，自带纸笔。他的学生最多不过十来个，大约每月可收入二十来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绪不高，他总是默默的看着我画，有时连看也不看，随便指点几句，有时赞赏我几句，以鼓励我继续学下去。我老是独自对着冰冷的石膏像，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锻炼意志，想象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但我没有能坚持下去。这成了我一生中有时要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真能成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比我后来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点；但这都是多余的话了。

这时，有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教我法文，劝我去法国。他叫我“伯弟”^①，大概是小的意思。他

① Petite，法语：小。——编者

说只要筹划二百元旅费，到巴黎以后，他能帮助我找到职业。我同意了。可是朋友们都不赞成，她们说这个人的历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着他去，前途渺茫，万一沦落异邦，不懂语言，又不认识别的人，实在危险。我母亲一向都是赞助我的，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愿使母亲忧郁的，便放弃了远行的幻想。为了寻找职业，我从报纸上的广告栏内，看到一个在香港等地经商的人征求秘书，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元，却可以免费去上海、广州、香港。我又心动了。可是朋友们更加反对，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贩子。我还不相信，世界果真像朋友们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满生荆棘，遍设陷阱，我只能在友情的怀抱中走进大学的一条路吗？不，我想去试一试。我自许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么会轻易为一个骗子，或者是一个贩子所出卖呢？可是母亲来信了，不同意我去当这个秘书，认为这是无益的冒险，我自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唯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

信他会对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 and 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的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记的“得丁玲信。”信发出之后，我日夜盼望着，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门老人问：“有我的信吗？”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两个星期之后，我焦急不堪，以至绝望了。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来到北京的，现在准备回去。他说东北军正在进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在北京我本来无事可做，没有入学，那个私人画室也不去了。唯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这只给我失望和苦恼。我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归去来兮，胡不归？母亲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我了，正为我一会儿要去法国，一会儿要当秘书而很不放心呢。那末，我随他归去吧，他是王剑虹的父亲，也等于是我的父亲，就随他归去吧。这样我离开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时候。我跟随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军车，是吴佩孚的军队南撤，火车站不卖客车票，许多人，包括我们都抢上车，挤得坐无坐处，站无站处。我一直懊恼着想：“干吗我要凑这个热闹？干吗我要找这个苦吃？我有什么急事要回湖南？对于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